

八國書列傳世九云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充國常

淺草文庫



孫子講義私考卷第一
先計後戰充國所以破先零

前漢書列傳世九云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充國常

以遠介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
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皆欲為
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又曰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
頭列臣至上鄉爵為列候尤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
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独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
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

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奎書報從。充圍計焉。充圍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圍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圍曰。此窮寇也。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囚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羗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圍以自未報。靡忘來自。罕賜飲食。遣還。諭種

人護軍以下皆單之曰。此及虜也。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奎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終而下。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羗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圍以自未報。靡忘來自。罕賜飲食。遣還。諭種

計定後。戰光弼所以擒安史。

百將傳十云。唐李光弼。營列柳城人。嚴毅沈果。有大畧。善騎射。累遷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忠嗣遇之厚。雖宿將莫能此。嘗曰。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安祿山及郭子儀。荐其能。尋加魏郡太

守河北採訪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
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貺將安思義
降自顏果鄉死郡為戰區露屍橫野酌而哭之
出為賊函閉者厚郵其家時賊將史思明李立
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向其計答
曰今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
出虜兵炎銳弗能持重圖之万全光弼曰善批
城待明日思明軍二萬傳堞光弼兵不得出乃
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

夾漈池而軍思明雖數困然恃近救解鞍休去
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
斂旗鼓伺賊方斂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光
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樞賊根本會潼
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以兵赴
武光弼以景城河朔兵五千入太原又云賊將
安太清襲懷州守之上元九年加太尉中書令
進爵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屯兵河
清聲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既久三軍留

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
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
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
野次余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
墨使人向曰太尉在子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
將為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
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
弼厚待之表授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之亦降
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限不

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
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為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
高暉才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逼或者得不思奮
子諸軍汎舟水灌懷列未下光弼令徙玉由地
道人得其軍號登陣大呼王師乘城擒太清送
之京師獻俘太廟

踊躍用兵列吁之所以斃

毛詩二邶風擊鼓篇云擊鼓恣列吁也衛列吁
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恣

其勇而無禮也擊鼓其鐘踴躍用兵其國城漕
我狹南行

窮兵黷武漢武之所以衰

綱鑑四胡致堂云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大
興土木巡遊不休民力既殫盜賊蜂起而後大
禍及其子孫其亦宜矣向使遵文景恭儉之規
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則豈有
是哉

趙之四十萬衆而坑於長平

史記列傳十三云趙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

秦軍射殺趙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

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之民不樂為秦

而歸趙之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

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

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後秦王乃使然

者賜之劔自裁武安君引劔將自剄曰我何罪
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
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
自殺

符堅舉國長驅一敗而喪國辱身十萬入利死年
細鑑九云秦王堅大舉入寇我卒六十餘萬騎
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詔以謝石謝玄
率衆八萬拒之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將
軍梁成等屯于洛澗相淮以過東兵謝石謝玄

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不敢進融於壽陽
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使降序私謂石等曰
若秦兵百万之衆盡至誠難与為敵今乘諸軍
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
破也玄遣刘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梁成阻
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
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死
者万五千人石等水陸繼進秦王堅与陽平公
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晋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

公山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惧色秦兵逼泃水而陳晉兵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次勝負不亦善乎諸將不可堅欲令晉兵半渡蹙之融以為然遂麾兵使却兵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逐潰玄等乘勝追擊秦兵大

敗自相蹈籍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色鶴戾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堅中流矢單騎走

光武每發一兵鬚髮盡白

後漢書列傳七本彭傳云八年彭引兵從車駕

破天水與吳漢田隗蹕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蹕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困之而車駕東歸勅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殺兵頭鬚為白

禮之所謂以經邦國

周禮二云大宰之職掌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

詩之所謂經之營之

毛詩大雅吳臺篇云經始吳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
高祖之與也嘗與韓信論楚漢之強弱

史記云韓信數與某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士思東歸多道七何聞信亡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七王大怒知失左右手居一二

日何來謁王言已急於追信王且怒且喜罵曰諸將七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之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於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久居此乎何請王設壇具禮拜之諸將皆喜人各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信也一軍皆驚王曰丞相數言將軍之何以教寡人計策信曰天玉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不如

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然臣嘗事之。項王為人嗜啞叱咤，千人自廢，然不能任屬賢良。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姁々，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即刳敵，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放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實失天下心，故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及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萬，惟獨

耶。歛鬻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疆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

縞素之舉高祖之有道也

史記高祖紀曰：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祖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

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也寡人親為發表諸侯皆縞素悉發國內兵收三何士南浮江洪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李奇曰歲星得其正度其四星隨北常正行故曰從也

成臯之守高祖之得地也

項羽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別兵西拔滎陽遂圍成臯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王門北渡河馳宿脩武漢王病創卧張良強請漢王

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與漢行軍病甚因馳入成臯病愈西入關

韓彭之任非將乎

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韓信彭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堅兵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今王能指楚梁地數郡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羽至垓下

項羽則不然陰謀義帝

項王密使九江王布等擊義帝殺之江中
烏江之天七

項羽云吾起兵八歲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
卒困於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遂至烏江
得成阜而弗守
楚拔成阜欲西漢王欲指成阜以東屯鞏洛以
拒楚酈生諫漢王謀取敖倉
與失八千無為楚之心
項羽敗至烏江亭長艤舫待曰江東雖小亦足

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
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
我之何面目見之乃自刎而死

刻印有利忍之志
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恂恂至使人有功當
封爵者印刻敬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李衛公亦深明孫子之意

具見太宗問答

孟子曰得道者多助

五下 公孫五下
易曰說以犯難

李濟易繫辭

斛律光嘗用勾奴卜法

得成百將傳八云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也行兵

用勾奴卜法吉凶無不中

張良之運籌李勣之多籌

史記八云史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百將傳九云李勣字懋功曹列離

狐人其用兵多籌策料敵應變皆契事機

羊祐之遺藥

百將傳六云晉羊祐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羊

祐與陸抗相對陳使命交通抗稱祐之德量雖

樂教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祐饋之藥抗

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曰羊祐豈醜人者時

談以為華元子友復見於今

陸遜子儀之單騎見虜

三國志陸遜傳無此事按於二卷注以陸抗

事為陸遜則此亦作陸抗可屬上文抗遜以父
子故渾合言之耳歟

羊祜之遺書云子孫必以忠信為本
解作祖考孫子以忠信為本
樂善好施以忠信為本
張文可謂忠信為本也
羊祜之遺書云子孫必以忠信為本
解作祖考孫子以忠信為本
樂善好施以忠信為本
張文可謂忠信為本也

羊祜傳十云唐郭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万
里戡大慙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
棄旧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
有回紇曰本為公云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
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
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
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
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胃見其大酋
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忍忘忠誼而至是耶

純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
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始十餘年吳起之吃疽穰直之分糧入不卒有病疽者吳起為吃之卒母聞而哭之
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吃其疽何為哭母曰非
然也往年吳公吃其父之肉戰不旋踵遂死於
敵今又吃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百云司馬穰直身與士卒分糧食同
程不識之夜擊刀斗亦

前漢書光四李廣傳云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

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

水草頓舍人之自便不擊刀斗自衛孟康曰刀斗以銅

炊飯食夜擊持行故名曰刀斗鏢形如銅無緣莫府者文書然亦遠有假

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

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

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為之死

我軍虽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

程不識為名將

楊素之馭戎嚴整

百云隋楊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
抵禦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
崔浩以万全之策告魏主

百云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北請兵三萬先
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
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言宜許浩曰
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
賊喪胆常恐輕兵奄至故揚邑動衆以備不虞

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溫夏月蒸暑非行師之
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
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
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
萬全之計帝從浩議

李靖以三等之說告太宗

太宗問對下云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者靖曰

臣嘗分為三等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

曰天地三曰將法

韓信之論楚漢也所見上

荀彧之論曹袁也必原其勝敗之數

魏志十云魏太祖乃以袁紹書示彧曰今將討

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彧曰公有四勝夫以四勝

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為細鑑七云袁

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

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列項之不敵公所

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強終為所禽今

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繁禮多儀公辭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勤公以順率此義勝也

高郵

桓妻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活勝也紹外寬內忌
所任多親戚公外簡內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公得
策輒行此謀勝也紹專收名譽公至公待人此德勝也紹恤近忽遠
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聽諛言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
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
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

紹雖強不能為也

中為謂魏公驕必棄其民

左傳莊公七年云晉侯將伐魏中為曰不可

魏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

之欲禦我誰與ハソ云

韓信謂項羽強易弱見上

隋之平陳賀若弼知其必勝

百云隋高祖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

高頻曰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出賀若弼者高

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為吳州總管委以平

陳之事弼忻然以為已任與壽州總管李士

為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

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歛取陳十策上稱善

高祖之伐魏

細云漢王使韓信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向使

者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真

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王曰雖賢不能

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

無患矣漢遂進兵

趙括非武安比騎劫非田單比

趙王得及間使趙括代廉頗武安君伐敗之

燕王得及間使騎劫代樂毅田單伐大敗之

歲在庚午仁貴知其不應有事西方

百云吐蕃入寇余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

軍阿史那華真郭待封擊之以授吐谷渾待封
掌為鄯城鎮守與仁貴等夷乃是耻居其下頗
違節度初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
地險而瘴吾入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
則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柵悉內輜重留萬
人守之吾倍道淹賊不整滅之矣乃約齊至河
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牛羊方計進至烏海
城以待後接待封初不從領輜重踵進吐蕃率
衆二十萬邀擊取之糧仗盡泯待封保險仁貴

退軍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
仁貴與吐蕃將論欽陵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
沒仁貴歎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
西方鄧艾所以死於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
除名為庶人

殺有二陵蹇叔知其禦師於此
左傳僖公卅二年云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
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

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
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
知公辭焉名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
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
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
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
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
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
東

符堅伐晉符堅不得地利也觀符融之諫曰
綱云晉孝武帝七年云秦王堅會群臣於大極
殿謀大舉入寇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
安桓冲皆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
越曰今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扼長江
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今以吳之衆投
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且築室道
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斫於心爾陽平公融曰今
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

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嘗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融又諫曰：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朝會不歸江東，蚩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耶？汝不達變通，亦明年大舉入寇，謝玄伐大敗之。融曰：臣聞三令五申，孫子所以善，未能行令，孫子所以敗。臣聞孫子兵法見於吳王圍廬，孫子曰：可以小試，勒子對曰：可也。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

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約束既布，乃設鉞。鉞既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加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使之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

臣既已受命為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
隊長二人。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
中規矩繩墨，無敢出屯。於是孫子使之，報王曰：
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
水火猶可也。
邲之戰，宣公十二年云：楚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
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
余。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

行也。晉師必敗。

韓原之戰

余公左傳僖公十五年云：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
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
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
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信猶未也。公曰：一
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壬戌戰于韓原。秦
獲晉侯以歸。

魏惠以武卒奮

魏世家

史記云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懷 戰國

策云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 語見荀子

秦昭以銳士勝

史記本紀五云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民東亡

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七五十二年天下來賓

語見荀子

余公理之所駝市人

韓史隋書七八史祥傳云煬帝即位沃王諒發兵作

亂遣其將綦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

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

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

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眾可恃之眾必驕

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以吾籌

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後攻具公理使謀知之

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於是艤船南岸

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

理率眾拒之東趣黎陽討綦良等良列陣以待

兵未接良棄軍而走於是其眾大潰祥縱兵乘

之殺萬餘人

霍去病之所將常選

百云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霍去病

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

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

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而

李抱真之昭義步兵常為諸軍冠

百云李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戰

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剝乃籍戶三十擇一獨

有功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

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此三年皆為精兵奉所部

得成卒二萬既不廩於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

賞用矣繕甲淬兵逐雄山東天下稱招義步兵為

諸軍冠

乘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

左傳宣公十二年云乘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

至之無日我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

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
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籃縷以啓山林若敖恪昌皆楚先君
功罪必直仁忽之以信伏其吏
宋大百云唐張仁愿為將號令嚴將吏信伏按邊撫
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為立祠
賞罰明嚴管子以之知人之死戰而後亦在是
國語三辭語云管仲曰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
舉也匹夫有未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
固以征則彊

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魏元忠所以諫高宗而伐高麗

資治通鑑綱目云高宗以吐蕃為憂悉召侍臣
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備侯公私富實而討之
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太學生魏元忠上
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
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
不知方畧故陸抗著論辯乞無救河梁之敗養
申基穿七札不濟鄆陸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
言語有之兵無彊弱將有功拙故選將當以智

畧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闔外之任。古之各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躰，徒惜勲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請開蓄馬之禁。

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矣。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昏者伏內供。

韓信論楚之失

見上

張良與它人言

前漢書列傳十云：良數以木公兵法說沛公，公喜，常用其策。良為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

韓信之對武涉

前送書四云項王使卬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沛與楚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晝策不用故背楚歸沛沛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我推食我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友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韓信之說高祖也

同四云韓信使人請沛王願益兵三萬人臣清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千大在

會於滎陽沛王與兵三萬人破代禽夏說關與其斬陳餘也則以背水

細云

韓信張耳擊趙之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信再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薪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成安君常自

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引兵下。夜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泆，赤幟令裨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信引兵出井陘口，趙用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張耳佯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趙軍歸壁，見皆赤幟，驚亂遁走。泆軍夾擊，大破趙軍，斬陳餘，禽

趙王歇。諸將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反背水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
敗龍且也。則以囊沙壅水，龍且見之，謂信曰：「吾聞將軍破秦，今破龍且，此天下之奇謀也。」
韓信已定泆，遂東追趙王。項王使龍且將兵救齊。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羞人之勇，不定畏也。進與韓信夾泆水，而陳信，夜令人囊

沙塵水上流且引軍半渡擊且伴敗還走且追
信使人次囊水且軍大半不得渡遂擊殺其
虜王盡定其地

擒魏王豹則以木罌而渡

前法吞四云魏盛兵蒲坂塞仰晉信迺益為疑

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乍渡

軍襲安邑服皮曰以木押縛罌函以渡也魏王豹驚引兵迎信

遂虜豹

擊并甲廣則因懈而襲

細云酈食其又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惟并未
下臣請得奉明詔說并王使為河而徠東藩上
其曰善乃使酈生說并王納之遣使與河平韓

信引兵東聞酈食其已說下并欲止辨士蒯徹
說信曰將軍受詔擊并而河獨發間使下并寧

有詔止下并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
下并七十餘城將軍以數万衆歲餘乃下趙五

十餘城為將數歲及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然
之遂襲擊破并王以酈生賣已烹之列兵走

高密

耿弇為光武計

後送書列傳九云耿弇從幸春陵因見自請北
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
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討地帝收其
意乃許之

其攻祝阿則令兵以擊之其攻巨里則揚言以破之
拔臨淄則出其不意斬張步則置以翼伏
後送書列傳九云四年因詔弇進討張步弇悉

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刘歆太山
太守陳俊列兵東從朝陽橋濟河以渡張步聞
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
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度河先擊
祝阿自且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闔一角令其眾
奔歸鍾城之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
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
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阮濇數日有降者言
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

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
緩生口令得七婦婦者以拿期告邑令至日果
自將精兵三方餘人來救之拿喜謂諸將曰吾
所以修攻具者欲誘攻也耳今來適其所求也
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圍阪乘高合
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旣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
中令之先懼費敢悉衆七婦張步拿復收其積
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
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

郡太守合方餘人守臨淄相去四里拿進軍畫
中居二城之間拿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
精臨淄各處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後五日
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做守至期夜半拿勅諸將
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
宜速攻西安拿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
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
拔久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而去
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

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蓋引軍還奔洧
并兵奔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
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洧
淄半日拔之入掘其城張蓋聞之大懼遂將其
衆亡歸劇奔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
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在來大形
誅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命大耿兵少於
彼又皆疲勞足何懼乎乃與三弟蓋弘壽及故
大弟渠帥重異等兵号六万至洧大城東將攻

奔先出洧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奔恐挫
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列歸小
城陳兵於內步氣盛有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
奔升王宮堦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
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
溝塹皆滿奔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
待之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
戰計上八十里僵尸相屬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
去奔因復追步奔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鎖於軍

閃奔傳步詣行在所。趙括馬謖之徒。趙括見上。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奇勳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師。臣職是

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合淝水之函。而孫權挫。具見終葉。曹公。吳志二云。曹公已還。權及自陸口。遂征合肥。肥未下。徹軍還。孫皆就路。權與凌統。其寧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彙駁。

魏志十九年

本權黨也

文獻馬越津橋得去。魏志一云。太祖用荀攸郭嘉計。遂次泗沂水。以

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
交潼關之馬而韓遂離

蜀志六云馬超既統衆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
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公與遂起卓
馬會詔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之左
右將許褚瞋目眦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賈詡
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曹公與遂
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超疑之以遂為其害

次下邳之水而呂布擒

魏志七云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建安三年太祖
自征布至其城下遺布書為陳福福布欲降陳宮
等自以負罪深阻其計布遣人求救於術術自將
千餘騎出戰敗走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
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將將將各異
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整困之三月上下離
心其將侯成宋憲魏續縛陳宮將其衆降布與
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困急乃下降遂生縛布

焚鳥巢之車而袁紹死

備出其五

魏志六云袁紹為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於
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擊紹運車大破之
盡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
應紹軍食乏會紹遣涼州等將兵萬餘人北
迎軍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為支軍於表
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隗宿鳥巢去紹軍四
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
往攻隗紹遣騎救之敗走破隗等悉斬之太祖

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眾降紹眾大
潰與譚單騎退渡河餘眾偽降盡坑之沮授不
及紹渡為人所執詣太祖紹自軍敗後發病然
後憂死

李牧收堡鳳門匈奴以為怯
史記列傳七十一云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
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軍置吏市租皆輸入莫
府為士卒賞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
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

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
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
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作之如
故趙王怒奴心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
出戰之之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
牧李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
牧曰王必用臣之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
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
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

三百乘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
不勝以數千人李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
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
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
余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之
韓信半渡而走龍且以為怯之見上之
班超欲擊莎車詭言散去而
百四云超發于寘諸國兵二万五千入復擊莎
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合五

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湏夜鼓，屯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自是來人李裴行儉，欲襲都支，偽示間暇。月燕，復向於小人，計此

百將傳九云

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暹、匄誘蕃落以動安西。支吐蕃人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援方熾，敬玄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功也。帝因召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為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也，風礫盡，寘導者迷，將士餓之。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

其處衆皆驚以方沃貳師將軍至西列諸蕃郊
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
進宜駐軍湏秋都支硯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
四鎮酋長偽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
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
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
向安否外若問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
都支本與遼畵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自軍至倉
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余人詣營謁遂擒之

遼畵亦乃降悉俘至京師

伐紂之役楚人無扞米樵者以誘之

桓十二年九傳

楚伐紂軍其南門莫敖屈假曰紂小而輕之則

寡謀請無扞參樵者以誘之從之紂人獲三十

餘人獲楚也明日紂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

其北門而覆諸山下覆設伏兵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曹劌之追有師也望其旗靡

左傳莊公十年云戰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

楚倚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

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笑遂逐師
既克公向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
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
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趙克國見虜人數騎以為餌兵而不之逐

百二云克國至金城湏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
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之輒營陳會明
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克國
曰吾士馬新佚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

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
軍勿擊

吳以刑人三千或退以誘楚

左傳昭公七年云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
罪人三千先犯胡沉與陳內徒不習戰以正不整三國爭之吳
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從吳克帥右掩餘
師克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三國

敗楚師大奔

楚倚相謂吳人甲輯兵衆不如備之

趙充國謂到秋馬肥邊備為豫

百二云。虜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南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羗中先零罕开廼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吳以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羗毋令解仇。以察覺其謀。

皇甫嵩謂王國曰。前吾不擊。避其銳也。

百四云。梁列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卒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師勿追。今我追國。是迫歸師。進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蟻有食。况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高祖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擊首萬餘級。圍走。

而死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
擊。擊之，其衆散。而擊之，其衆散。非擊之，其衆散。
周亞夫不擊，吳楚曰：「楚人剽輕，難與爭鋒。吳楚及亞夫以
前漢書列傳十云：孝景帝三年，吳楚及亞夫以
中尉為大尉，東擊吳。起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
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
許之。亞夫至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
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乞請亞
夫，乞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乞詔使

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
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
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
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
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
楚既餓，廼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
濞。

高祖使人辱曹咎，果出戰。

史記本紀八云：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

曹咎曰謹守成臬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
高卧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
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之々不出
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士卒半
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
馬咎長史傲皆自到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
春侯破乃引兵還
諸葛亮以中恟遺宣王
首五云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

宣王也

懿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遺懿中
恟婦人之節懿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遺骨
鯁臣衛尉辛毗伏節為軍帥以制之後亮復來
挑戰懿將出兵以應之毗伏節而立軍門懿乃
止

唐高祖致書於李密

唐高祖

綱十云李密自帥甲士三萬奔晉陽隋遣宋老
生師精兵二萬屯霍邑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
河東以拒密會稽積雨密不得進密以書招李

密之自恃兵強，欲為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洎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也。不如早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掘陰養威，徐觀蚌鷁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密得書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

信使往不絕。

石勒遣使推戴王俊

晉書載記四云：石勒謀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為天子曰：「勒本小胡，出於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亂流離，屯厄竄命，與列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列鄉貴望，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指軀命，與義兵，誅暴亂者，正為明公驅除，余伏願

殿下應天須時，踐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
父母，明公當察勅微心，茲眇如子也。後意氣自
若，曾無懼容。此七期之至也。邠則公奉而然
曾早於邠而不設備，曾果敗。充傳僖公七年云：邠人
以須句故，出師公果。邠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
無備雖衆，不可恃。君其無謂邠小，蠶蠱有毒而
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邠師戰于升陘，我
師敗績。

郭子儀以登揚兵，夜擣墨使賊之不得休息。
百十云：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
節度使，率本軍東討，與李光弼合破賊史思明
衆數萬於藁城南，破趙郡擒賊四千，還常山。思
明以衆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選騎五百，更出
挑之，三日賊引去。彘之，又破於泚河，遂趨恒陽。
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仇思明，子儀曰：彼特加兵
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
部將以徇士，殊死戰，大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

百人牛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
氣益老乃与光弼僕固懷恩渾釋之陳曰光等
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外計

吳伍真請為三師以隸楚又
左傳昭公三十年云吳子問於伍真曰初而言
伐楚余知其可也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
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
執政無而爭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焉一師
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

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必
大克之闔虜從之楚於是乎始病楚始病

陳平聞楚而去亞父陳平既多以金縱及聞於楚
前漢書列傳十云陳平既多以金縱及聞於楚
軍項王果疑之使之至漢之為太牢之具舉進
見楚使即陽驚曰以為亞父使迺項王使也復
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之歸具以報項王之
果大疑亞父之聞項王疑之迺大怒曰天下
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骸骨歸之未至彭

城疽發背而死

孝寬說武俊而敗朱滔

百十云唐李抱真乃遺客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使人從擊朱滔武使許諾而內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誘軍事於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勵兵東向雪吾之耻亦惟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此希烈卑竊帝號滔攻具列此其志皆欲自見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

虜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

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卧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之不疑乃益恭指心祝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為昆弟而別且日合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

空私云孝寬者周文帝時人疑誤

光弼伺賊方斂而擊思明

百十云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欽旗鼓伺賊方斂襲殺之且盡思明懼

引去、其後賊徒同相、其後賊徒、且盡思、曹公因其不備而擊馬超、正十至、門去、魏志云、公大破超等、關中平、或問公、公曰、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未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子期備吳而吳還、

左傳定公四年云、楚子在公宮之北、公宮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聖王兄、公子結也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年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迹於楚、之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

李靖出不意以攻惠亮、百九云、輔公祐、拋丹陽及、詔孝恭為師、召靖入

朝受方畧公祐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
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浙江
道築却月城延袤十余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
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我師若直取丹陽空其
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三軍雖精而公祐所
自將亦銳卒也既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
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
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待重待公祐立計
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祐禽

矣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
傷萬余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
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

獲定方因賊特雪而追賀魯

百九云賀魯獨与处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
定方令副將董嗣業回紇婆閏率雜虜兵趨邪
羅斯川追北定方与雅相領新附兵絕其後會
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特雪方止舍謂我不
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擒遂勒兵進至双河

與賊射步真合距賀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薄
金牙山方賀魯將敗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
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弥射子元爽以兵与
嗣業會縛賀魯以還

馬援困壺頭而為匈奴所棄

匈奴北方之是南方亦匈奴也

百四云帝遣援率耿舒等征五溪初軍次下雋
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克克欽則塗
夷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克家欽道
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咽喉克賊

自破以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棄高守隘
水疾舩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疾死援亦中病
遂困乃穿岫為室以避炎氣賊每非險鼓譟援
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
遂援病卒

羅尚襲李特而為李特所擊

晉書載記北云七月辛丑李苾相与謀乃遣廣
漢都尉曾无牙門强頭刘立等潛率步騎三萬
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无特素知

之乃繕甲厲兵戎嚴以待之先等至特安卧不
連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害甲佐
曾先張顛傳首以示尚用尚謂將佐曰此虜成
去矣今將若之何於是六彪流人推特為主
賀若弼之平陳則有七策

隋書列傳十七云賀若弼獻取陳十策上稱善
賜以寶刀列傳作十策此作七策如何

大夫種之圖吳則有七術
史記世家十一云人或說種且作乱越王乃賜

種劔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正義曰越絕云九術一曰尊天

三曰遺敵粟菴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榮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
室高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強其諛臣使之自
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利九曰堅甲利兵以乘其弊故曰九者勿患戒口
勿傳以取天下不難况於吳乎

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之為我從先王
試之種遂自殺見上

荀彧之計袁則以十敗
李靖之圖銑以十策

百九云李靖遂陳圖蕭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
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

公輸墨子之九攻九拒
淮南子曰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見楚王曰
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
之巧士作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易為弗取墨
子曰今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
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
弗能入乃偃兵不攻公輸般也
諸葛孟獲之七擒七縱
綱云章武三年丞相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

隗入斬雍闓孟獲收圍餘衆以拒亮獲素為夷
洪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觀於營陳問獲曰向
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亮笑縱
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之止不去曰公
天威也南人不復反
謝先伐秦謝安与之因碁而知其必勝
晉書列傳四十九云秦苻堅率衆号百萬次于
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向討安
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别有旨既而宋然玄不敢

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明畢
集方与玄因碁賭別墅安常碁劣於玄是日玄
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墨曰以
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師各當其
任玄等既破堅有馭書至安方對客因碁看書
既竟便携放淋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向之徐
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内過户限心喜
甚不覺履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
進拜太保

昔桓温之伐苻也魏主曰温其克乎

通鑑綱目九云十一月桓温師師伐漢

目云桓温

將伐漢即温拜表輒行委長史范_江以留事朝
廷以蜀道險遠温衆少而深入皆以為憂惟刘
惔以為必克或问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温善博
者也不必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
耳

合湘水之函而孫權挫余而焚曰或曰蘇林至赤壁
通鑑綱目十四云曹操之征張魯也為教与令

肥護軍薛悺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
衆十萬圍合肥悺奔函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
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
寡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此救至彼破我必
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
衆心然後可守也樂進等莫對遼怒將獨出李
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
如耳吾豈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
於是夜募敢從之士明旦陷陣衝墨入至麾下

權大驚走撤軍還至逍遙津北遼將步騎奄至
甘寧呂蒙力戰打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柔
駁馬上津橋之南已撤大餘無版親近谷利使
權持鞍緩控於後著鞭遂得超度權大慙集見爲
教之令也
爲教猶言作書署函邊署簽書也函遺也所以盛書者謂簽署於教
函之外邊云而發之啓函封也

此後軍師皆道公之... 王及... 及是... 孫... 李...
數十萬... 用... 地... 師... 戰... 日... 若... 孫... 李...
師... 出... 戰... 軍... 師... 守... 護... 軍... 勿... 得... 與... 孫... 李...
... 師... 之... 軍... 師... 戰... 日... 若... 孫... 李...
... 師... 之... 軍... 師... 戰... 日... 若... 孫... 李...
... 師... 之... 軍... 師... 戰... 日... 若... 孫... 李...
... 師... 之... 軍... 師... 戰... 日... 若... 孫... 李...
... 師... 之... 軍... 師... 戰... 日... 若... 孫... 李...
... 師... 之... 軍... 師... 戰... 日... 若... 孫... 李...
... 師... 之... 軍... 師... 戰... 日... 若... 孫... 李...

此後軍師皆道公之... 王及... 及是... 孫... 李...
數十萬... 用... 地... 師... 戰... 日... 若... 孫... 李...
師... 出... 戰... 軍... 師... 守... 護... 軍... 勿... 得... 與... 孫... 李...
... 師... 之... 軍... 師... 戰... 日... 若... 孫... 李...
... 師... 之... 軍... 師... 戰... 日... 若... 孫... 李...
... 師... 之... 軍... 師... 戰... 日... 若... 孫... 李...
... 師... 之... 軍... 師... 戰... 日... 若... 孫... 李...
... 師... 之... 軍... 師... 戰... 日... 若... 孫... 李...
... 師... 之... 軍... 師... 戰... 日... 若... 孫... 李...
... 師... 之... 軍... 師... 戰... 日... 若... 孫... 李...

孫子講義私考第二

樂毅攻研一朝而下七十餘城

百一云樂毅留相研五歲下研七十餘城皆為

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

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昭嘗不快於樂毅

及卽位研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研城

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

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研南面而王研研之所

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

研反向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
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趙封樂毅於觀津彌
望請君身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田單後共
騎劫戰果設詐詭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
轉戰遂趨北至河上登樓得齊城而田單主於
首入而臨淄非齊管仲里未非合德中山王以之
韓信遠聞其鋒不可當其於伐燕也豈不歎一舉而

前漢各列傳四云

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

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典今乃輔以張耳
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田遠聞其鋒不可當
○於是向廣武君曰韓信也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
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
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諾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
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
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其不用能耳白
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
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

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
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安君有百戰百勝
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師下，身死泚水。今足
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
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
靡衣愉食，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罷，甚實
難用也。今足下舉勦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
情見力屈，款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
不破，耕必非境，而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

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為此過矣。

漢武帝

貫朽粟腐 搜粟之尉 舟車之算 出陝西 出廬門

綱四云：陳季雅評云：漢武帝高功計利，不遺鎔
銖，而大司農每告匱乏。文帝躬行澗、點，无所更
為，而紅腐貫朽，被及於後世。夫何其工者，反拙
而無所事之者，顧收其效耶？○征和四年，以趙
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
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前

漢書帝紀六云：元光六年，初算高車。

李齊曰：始祝高車，賈車亦合出算。

○元狩二年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臯
蘭斬首八千餘級○元朔元秋匈奴入遼西殺
太守入漁陽入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
軍衛青出朔方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
東夷歲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春穿漕
渠通渭如淳曰水轉匯口漕
巴蜀連年出師曹真乃請代蜀魏志九云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

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
其計其計
吳之輕銳惟死於晉故范蠡殺子胥
首一云其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
精兵從王惟拙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謀向范
蠡曰可矣乃殺習流二十教士四萬人君子
六千人君子言君養之知子也諸鄉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
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
南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

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共吳平其後四年
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尽死研晉而越大
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徙吳王
於姑蘇之山

白起

百一云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
時武安君病不行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
佐陵之兵仁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
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

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久矣今秦雖破長平
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
國都趙忘其外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
秦王自命不行乃使左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
肯行遂稱病

荆勲伐上繚

魏志十四云取勲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
遣使早辭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
國忿之有年兵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

繆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勳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擘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繆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柔虐而襲我。則後不能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從。興兵伐上。繆策果襲其後。勳窮敗。遂奔右祖。以委軍。策亦下。幸毅以旬月至邵陽。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列國刺史昌義百七云。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列國刺史昌義

走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毅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毅自合肥經陰陵大澤。過澗谷。輒屯橋以濟師。人畏魏軍多。勸毅緩行。毅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况緩乎。旬日而至。邵陽。遂大勝之。是日。毅以旬日陷梁城。百七云。梁主屬遣兵出戰。為謹所破。旬有六日。

外城遂陷。圍主退保子城。翌日卒。其太子已下。面縛而降。尋殺之。

司馬懿亦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

百五云。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召懿詣京師。天子曰。此不足以勞君矣。欲必克。故以相煩耳。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掘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預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今孤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

先掘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七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徑孤所。越碣石。次于遼水。文懿果遣步騎數萬。但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去七十里。以拒懿。懿兵多。張旂。撤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其賊營相迫。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白。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也。所以

耻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也，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以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而賊見無出甚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
百五云：初達，甚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奉表上天子，此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辯，則吾所在深險。

司馬懿之

司馬出必不自來，諸未吾益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奉表八月，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為木柵。以自固，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鄒賢將李輔等南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

知伯困趙逾年不歸，不歸。趙人攻之。史記卅一家十三云：知伯益驕，請地韓魏。以以甚之，請地趙。以不與，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以以襄子懼，乃奔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

淮其城也。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襄子懼。乃徂使相張孟。因私於韓魏。以之告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秦伯見襲。却之利而不顧。殺魚之敗。具見才一卷。吳王矜伐。研之功。而忘始。蘇之禍。亦見上。昔晉文公一戰而成伯業。

左傳僖公廿七年云。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欽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懷忠矣。將用之。子犯曰。民

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來。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以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文。文也。竇憲一舉而空朔庭。

後漢書列傳十三云。竇憲久遣副校尉商盤。曰馬歆。愛歆諱。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騎萬餘。出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

毋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鞬海
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
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甲逐溫吾夫深王柳鞬
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乘
遂登葱嶺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
德
司馬宣王定一年之計以伐宋懿具見上
晉人會賣三日之糧以伐原
左傳亦僖公廿五年云冬晉侯圍原余三日之

釋原不降余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
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
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秦興閻左之伐
最漢書列傳一云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秦閻左
戍洹陽九百人勝廣皆為屯長師古曰閻字也秦
閻左之舍遠也
諸葛武侯以糧運不繼而歸
百五云冬亮後出散關圍陳倉賈真拒之亮糧

車斷盡而還

馬隆伐涼州請自至武庫選仗

百六云初涼州刺史楊欣失危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

而欣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

朝而嘆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

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

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弼方略何如身隆曰陛下

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

勇士三千人無向所從來率之敢行而西稟陛

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

太守公卿女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

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

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

標簡試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

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急爭御史劾隆

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

水朽仗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

帝從之

五校之退
金剛之走

後漢書本紀一云又別号諸賊銅馬大彤高湖
重連鐵脛大捨尤來上江青犢五枝檀鄉五幡
五樓富平獲索尊多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秋
光武擊銅馬於鄔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賊數
挑戰光武堅言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純
其粮道積月餘日賊食尽夜遁去追至館陶大
破之通鑑綱目卷八云諸將咸請共全剛戰世民曰
全剛志軍深入兵精將猛虜掠為資利在速戰

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兵出阻衝其心腹彼
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机未宜速戰

霍去病輕舟純幕卓行殊純務食於敵

前漢書列傳廿五云上曰票驃將軍去病率師
躬將獲革允之士約輕舟純大幕涉獲卓干
渠以誅北車替轉擊左大将雙獲旗鼓歷度
難洧引虜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
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禱於姑衍登臨

翰海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卒減
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
百戶益封粟騎將軍輕齋齋者糧食也又資裝也

魏尚居雲中

挑韻八云魏尚漢末朝為雲中守上功幕府一

言不相忘馮唐傳前漢書云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

盡以給士卒

魯作岳甲

左傳成公九年云鍾云三月作丘甲周凡九次為井
四井為邑四邑

為丘五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出長穀一乘戎馬四匹牛
十二駝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欽故書

傳云為齊難故作丘甲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
一出故懼而作兵甲

去病以四十萬騎約出塞

前漢書并五云兩軍之出塞齊書去病上之閱官及私馬凡

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

本宗征高麗

綱云貞觀十八年高麗蓋蘇文殺君虐民今又

違詔不可不討上欲親征之褚遂良堅諫上不

所動聽後不能成功

城濮之戰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云。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

赤眉以互車安鄧弘而弘取之

後漢書列傳七云。三年春遣使者。即拜崇為征

西大將軍。會鄧弘。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崇

異相遇。高弘要異。崇攻赤眉。崇曰。異與賊相拒

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

頃。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令使諸將屯龜池。要其

東。而異擊其西。一卒取之。此萬成計也。為弘遂

大戰。稱曰。赤眉陽敗。棄輜重。之車皆載土。以互

覆其上。兵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軍潰。亂

霍去病之為漢將也。輕費絕幕。見上

陳平之智。說漢王取敖倉

前漢書帝紀一云。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

廣武。就敖倉食

李勣之多謀。說李密取黎陽倉

百九云。水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食。黎

陽倉。吏不取。殺死者白萬數。勣說李密曰。天下

之乱本於饒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
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濟河襲黎陽守之南倉
繼食旬日勝兵至二十萬

田單使怒氣十倍

百二去單又繼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
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尽掘壑墓燒死人即
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甚欲出戰怒自十倍
田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兵士卒勿切妻
妾編於行伍之間尽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

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
歲甲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家遺燕將
曰即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
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是益懈甲單乃收城中得
千餘牛為絳繒畫以五秋龍文束兵刃於其角
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
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走燕軍燕軍
視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
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

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薊軍大駭，敗走。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薊七十餘城皆復為郡。乃迎襄王於蓟，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甲軍，號曰安平君。漢激怒士卒，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為廣平侯，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

秦入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詣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風，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劍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伏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且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郡精兵，黃頭吳何等及烏桓突、新別騎三千餘人，舂鼓而進。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馬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

○史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

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其財。

○陳湯以虜捷付諸國，漢書列傳四十一云：漢兵繼火，走士爭入，單于

最誤，書列傳四十一云：漢兵繼火，走士爭入，單于

劍死，軍候假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三，及谷

吉等所齎帛書，諸酋獲以界，得者九斬，尉氏太

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

人，降虜千餘人，賊弔城郭諸國，所殺十五王，

○蔡人怒以宋衛之師伐鄭，卒為鄭所敗。

左傳云

○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

圍戴，蔡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

戴，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王峻謂寇虜以充兵，則皆勁卒。

○王峻謂寇虜以充兵，則皆勁卒。

○王峻謂寇虜以充兵，則皆勁卒。

○王峻謂寇虜以充兵，則皆勁卒。

○王峻謂寇虜以充兵，則皆勁卒。

○王峻謂寇虜以充兵，則皆勁卒。

河南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金兵則皆勁卒

諸葛亮破南夷即其渠師而用之

蜀志五云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師其渠率而用

之

檀道濟見殺嘆曰乃欲壞汝萬里長城

宋文帝寢疾彭城王義康慮宮車晏駕

道濟不佞可制召道濟入朝孝白氏曰丈夫高氏

之勲道家所忘今無事相召禍甚至矣道濟見

帝人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

去

憤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

濟已歿吳子輩不足懼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餘

馬長江之志文帝向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

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未任耳帝曰

不然者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誰有

幾人魏至臥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

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李晟之生天下為社稷萬人

百十云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元怒而市不易

塵宗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如之帝曰曷天生為社稷萬人豈徒朕哉郭子俊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郭子俊傳云

首十云代宗不名呼為大臣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王忠嗣不以一官易萬人命及為將乃能持重安邊首十云忠嗣本負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子也為將極矣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缺繕補有深弓

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唐宗不廢封安之人不識其難維三代用師者
唐宗不廢封安之人不識其難維三代用師者
唐宗不廢封安之人不識其難維三代用師者
唐宗不廢封安之人不識其難維三代用師者
唐宗不廢封安之人不識其難維三代用師者
唐宗不廢封安之人不識其難維三代用師者
唐宗不廢封安之人不識其難維三代用師者
唐宗不廢封安之人不識其難維三代用師者
唐宗不廢封安之人不識其難維三代用師者
唐宗不廢封安之人不識其難維三代用師者

李德孫子誦義私考卷第三入以精于畫策也

唐太宗不攻河東城

綱十云李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稍願未決裴寂

曰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必破矣世民

曰不然兵貴神速吾乘累勝之威極師附之衆

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

及斷取之若振稿葉耳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

取屬不可早招懷也淵西從留諸將河東自引

三志兵而西淵軍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

王忠嗣不攻石堡城

百十云。按嗣襲擊贊軍，擢武侯北，經畧突厥，以果敢自負，而且為將持重，不生事於邊。帝欲有事石堡，而嗣諫止之，乃賢將也。

穆子困鼓

左傳昭公十五年云：晉荀息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三圍，鼓人或請降。穆子曰：猶有食也，弗許。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奮襲歸。

李愬之入蔡

百十云：愬討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並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愬待以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因送京師。中光諸屯高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

宋武帝伐南燕，欲盡殺其城中人。

綱九云：南燕尚書悅壽向門紉，晉師起，其左右數十騎突圍出，走獲斬之。裕念廣固久不下，欲坑之，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今王師市。

伏而盡坑之竊恐西北之人。至後東蘇之望。多
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
口萬餘。

光武之中興也。勇奪取邑。六月己卯。光武遂與官部
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屯大軍四五里而陳。尋
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
郡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
李原可怪也。且後居京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

却諸部兵來之。斬首數百。級連勝。遂前。敗伯
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偽使持書報
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意。
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
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
陳亂。未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
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光武乃
本宗之祖業也。擒光戮竇。綱曰。武德四年。唐兵圍洛陽。城中乏食。夏王竇

建德救之將佐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王世充
窮蹙坐將面縛竇建德運糧遠來助之此天意
欲西亡之也世民善之將驍騎出武牢東邀擊
建德建德中樂墜馬禽之世民因建德至洛陽
城下以示世充諸將曰吾所恃者夏王今已為
禽雖得出終必在成世充遂出降言曰汝心
寇怕之克峻也殺使以亡其膽其言亦不虛
百三日初隗囂將高峻擁兵萬人挺高平第一
及囂死峻據高平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

請使之一歲不拔帝征之進軍及涇峻猶不下帝議
遣使降之乃謂怕曰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
耿弇等五營擊之怕奉璽書至才一峻遣軍師
皇甫文出謁辭礼不屈怕怒將誅文諸將諫曰
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石墜隴道連年不下
今欲降之而反殺甚便益乃不可乎怕不應遂
斬之遣其副師告峻曰軍師已戮之矣欲
降急降不款固守峻惶恐即日閉城內降諸將
皆賀因曰敢甚使而降其城何也怕曰皇甫文

峻之腹心，若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是降心全之，則文得若計，殺之則峻亡，若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陸遜之圖祐也，破堰以奪若謀，心不可測。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救江陵，督張威作大堰，過水漸漬，中以純寇叛。祐欲因所過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威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能。祐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軍中用船，不令若

諸侯伐鄭

左傳僖公六年曰：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楚子圍宋

左傳文公十七年曰：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新宋免矣。遂救衛而圍許。

隋史祥之擊余公理也

見才一卷

周文帝之擊竇秦也

周書帝紀二曰三年春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
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
高敖曹圍洛州太祖出軍廣陽召諸將曰賊今
拑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是欲綴吾軍
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苦計得行非良策
也且勸起兵以東泰每為先驅其下多餽卒屢
勝而驕今出若不意襲之以克秦則歡不戰而
歸矣自是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蹶跌

悔甚及也太祖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
上今者大東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益
遠鬪意又袒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
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徑渡此五月中吾取竇
秦必矣公等勿疑庚戌太祖率騎六千還長安
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帝而潛出軍癸丑且至
小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為陣未及成列
太祖率兵擊破之盡俘其衆萬餘人斬泰傳首

長安

韓信謝元

見才一卷

劉曜嘗攻洛陽

晉書載紀五曰劉曜敗李龍干高候遂圍洛陽
勒梁陽右守尹炬野王右守張進等皆降之襄
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敷程
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
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久支不可
親動益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劔叱遐等出
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

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若鋒不可當也然曜帶
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殆以我初
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真

州自河已北席卷南白吾事云矣程遐等不欲
吾親行卿以為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
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益能為也懸
軍三畝七攻戰之利若焉旗親駕必望旌奔敗
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而
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圍澄亦

謂勒曰大軍若出擒劉曜勒統步騎四萬入自
宣陽山升故去極前殿李龍步卒三萬自城北
而西攻其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據
西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中冑
出圍圍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
千軍斬首五萬餘級

諸葛恪嘗攻新城

恪志十九日恪意欲曜滅淮南驅略民父而諸
將或難之曰今列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
遁恐無勞而功其不如止圍新城因救必至而
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還圍新城攻守
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他下流腫病
者大半死傷塗地諸官吏曰白病者多恪以為
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耻城不
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
兵都尉綦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
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

廣武君之告韓信

見才二卷

廡 廡萌悉兵攻桃城

後漢書帝紀一云六月建義大將軍朱祐將兵
獲秦豐而廡萌藉茂圍桃城帝所幸蒙因自將
征之先理兵田城乃進救桃城大破萌等
諸葛恪攻新城
韓信遠向共鋒不可當
張遼陷陣而人皆披靡
百五云平且遠被界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
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

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遠叱權下戰
權不敢動望見遠所將眾少乃退圍連數重遠
左右廡圍直前急擊圍向遠將麾下數十人得
出餘眾呼曰將軍棄我乎遠造還突圍拔出
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
司馬懿八道亦進
呂蒙乘勝進攻

百六云鄧當死張昭薦蔣代當拜別部司馬權
統事料諸小将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吞之蒙陰

除貫為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無人
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征黃祖祖令都督
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
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擒之權
請為日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為橫野中郎將
吳漢嘗收守長而五姓降漢亦為軍然其田計也
百三云南縣五姓苦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
欲攻之吳漢不聽曰使鬪反者皆守長罪也敢
輕冒進吾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入

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
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
皇甫嵩不救陳倉而王圍走其賊見來一卷
韓信奉尺書而燕城亦下
百二云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
休兵鎮趙趙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
大夫解兵北首無路而後遣辨士奉咫尺書暴
其所長於燕之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
者東告郡郡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

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則無所不克。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則無所不克。徐晃飛矢而韓範降。

百五云：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太祖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屯城中，為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晃既而言於太祖曰：「表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

善之

楚以決旬之間而三都可克

左傳成公九年云：莒恃其陋而不備，城郭決展之間而楚克其三都，並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文文之武之，外則計鄧艾之無不踰時。

百五云：司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孫竹陳待。艾遺子思等出其右，司馬師募等出其左，忠慕。

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
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忠
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膽進軍到雒劉禪遣使
請降艾至成都禪詣軍門艾受而宥之檢御將
士並所虜畧統納降附使彼舊業蜀人稱焉○
艾兵不踰敗教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云
知武子之平鄭也

左傳襄公九年云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
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無之戰不然無成
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吾云分中
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
猶愈於戰暴骨以還不可以爭大勇未艾君子
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
許鄴成

趙克國之行也田也
百二趙克國傳云臣愚以為屯田外有七費之
利外有身樂之備騎兵雜罷虜見萬人留田為
必擒之具甚土崩歸德宜不久矣

王翦李信

百一六。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十逐燕太子丹，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欲攻取荆，於將軍度丹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主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作勢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光在頻陽。李信攻平，其錯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郢郢。

破之。於是列兵而西，與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八兩壁，殺七都督。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前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恃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其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唯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

果代李信擊荆荆南王翦益益軍而未乃恚國
中兵以拒秦王翦至望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
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浴而善飲食
極飽之日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向軍中
戲守對曰方投石超距此是王翦曰士卒可用
矣荆軍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列而東王翦因率兵
追之今壯士擊大破荆軍至靳南殺其將軍項
燕荆兵遂敗走見一卷

敗於淮淝如符堅者見一卷

敗於赤壁如曹公者見一卷
百六云敗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
肅遇於當陽遂共圍計曰進住夏口遣請葛亮
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
於赤壁敗曹公軍魯已有疾病初一文戰公軍
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都將黃蓋曰今
冠歟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
相接可燒而逆也乃聚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
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

曹公欺以欲降，又預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
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
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
頃之，煙焰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
孫權之圍合肥時，

百五十六。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東樂進、李典等
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延張魯教其護軍薛恢
署丞邊曰：賊至，奈俄而權率十方衆圍合肥。乃
共彘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

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
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若未合，逆
擊之，折其盛氣，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
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此是。遼
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
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
將。大呼自名，衝堦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
所為。

○公子輩之伐鄭也

左傳隱公三年云秋鞏師師會宋公陳侯蔡人
衛人伐鄭

馮奉世之擊羌也

前漢書四十九云永光二年秋隴西羌昆邪弟且旁
種又詔百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
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
是時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餘
東五百四方飢饉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去
成等漢怒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北背

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師討之上
向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申興糧
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
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矣則曠日煩費威武
虧矣今又虜在慮三方人法當倍用六万人然
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
足以決逐丞相御史西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歛時
未可多祭萬人也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
被飢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

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疲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竝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方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十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十人騎以將屯為名典屬國佐主護軍都尉韓昌為備裨到罷屯今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

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前軍到降同阪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是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十一月竝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

鳥孫之困會宗而

前漢書四十六西域都護段會宗為鳥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

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下伏鳳言湯多籌
策習外國事可向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鄧文時
中寒病兩臂不誣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
策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德皆賢材通明小臣罷
瘡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
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
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又朴鈍弓弩不
利今匈奴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
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以

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
十里今會宗欲奈城郭郭煌歷時延至所謂報
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甚解可必失
度何時解湯知身孫尾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
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詎指計甚日曰不出五日
當有吉詔與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孫權困張遼而

蘇建之擊匈奴而為匈奴所敗

前漢書列傳廿四云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

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
以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
斬贖為廢人

李陵之五千攻單于而為單于所敗

細四云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帝以為有
廣之風拜都騎尉貳師擊匈奴陵自請曰臣所
將皆荆楚勇士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以少擊衆上壯而許之於是將甚步卒五千人

至浚稽山在鞬靽國中與單于相擊殺千人單于大驚

欲去會陵軍候管敵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益後
救射矢且盡單于大喜遂遠道急攻陵陵居各
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陵遂降

吳漢與劉尚分屯而先武勅千條萬緒

後漢書列傳八云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
可輕也但堅執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
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
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

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高將
萬餘人也。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
讓侯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
敵深入，又無別營，事有緩急，不得相及。賊若
出，吾獨以大眾攻而南破，公即敗矣。幸無它
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迷果使其將謝豐
袁吉將兵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并出攻。侯使
別將萬餘人劫劉高，令不得相救。侯與大戰，百
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侯乃召諸將，屬之曰：「吾

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取在斬獲，遂深入
敵地，至其城下。而今此劉高二虜受困，勢既不
接，其禍難量。歎潛師就南於江南，并去禦之。若
能同心一力，人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
勢必至。餘成敗之機在此。一奉諸將皆曰：「諾。」於是
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
聲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高合軍。舉等不覺。明日
旦，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侯悉兵血戰，自旦
至晡，遂大破之。

陳餘不從在車之說

見亦一

長勺之戰曹劌

見亦一

亞夫之岳於易楚

見亦一

陳倉之使皇甫嵩

見亦一

李陵以五千率入匈奴

見亦一

息侯伐鄭而為鄭所敗

見亦一

左傳隱公十一年云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

伯共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

將七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不徵辭不察有罪

犯五不韙而以伐人甚喪師也不亦宜乎

張巡以睢陽一孤城而當賊衝

綱十二云冬十月辛子奇圍睢陽張巡屢敗之

相拒日久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

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

驅是各江淮也不如堅守待之如壯士卒同食

荼飯既盡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盡巡出愛

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

之人知尤死莫有叛者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

巡西向秣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
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賊遂陷死生執許
遠於洛陽巡與賊前後大小凡四百餘戰殺賊
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
各以苦意教之人或向甚故巡曰今與胡虜戰
戰雲合鳥散變態不常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
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
使兵識將識士情令人為戰不亦可乎自與兵
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巡立於

戰所為士卒倡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稱令明
賞罰信與兵苦甘苦故下爭效死力
衛青之不殺蘇建

前漢書列傳十五云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
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
降為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
蘇建盡亡其軍建以身得亡去自歸
青青向其罪正陶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去
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

斬以明將軍之威。陶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
大敵之會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
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益
友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附待罪行間
不患至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
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敵自擅專誅於
境外甚席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
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
檀道濟見殺

斛律光見誅
百八云又樓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肯帝賜提婆
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已末常種禾飼
馬以備寇難今賜益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
風園賜提婆租貸之於是官益菜賒買於人直
錢三百萬其人訶焉光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
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周
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向諜傳之於對曰
百升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

榭木不扶自舉。璉續之曰：盲老公皆上下大芥，
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南以
告其母，令萱以饒舌為年已盲老公，詔祖璉也。
遂協謀以謠言啓帝，璉又令顏元告老謀為不
軌，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
又丞相府佐封士遜密啓云：老蘇西討還勅，今
便放兵散，老令軍逼帝京，將為不軌，不果而止。
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殺之，血流於地，刻之
迹，終不滅。朝野惜之。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丹

後入鄴，追贈上柱國，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
得至鄴。

弔行[○]之役，兵未可以進，昭帝令趙充國引兵並進。
前[○]誤書卅九云：七月廿二日，擊罕危，已詔中郎
將[○]仲將胡越飲老射士步兵二校，蓋將軍兵今
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
兵，深入敵戰者吉，弗敵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
取[○]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後有疑。克國既得讓，以
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亟上書謝。

罪ラ...

宜陽之役，兵未可以退也。秦武王召甘茂，史記列傳十一云：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向甚，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

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一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奔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

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
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
箠樂羊每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
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
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付
俸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奉使至
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
奭果爭之武王名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是壤在
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

新立萬遂拔宜陽

唐以曾朝恩而觀軍容

綱十二云命郭子儀等九節度使討安慶緒上
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
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宜撫處置使觀軍容
之名自此始
趙王歇使成安君見才一泚水劍見才一
陸遜知所以破備之策故以火炬而勝
遜曰備是猾虜更常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

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苦疲意沮，計不
彼生，拮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宮，不利。諸
將皆曰：空殺兵耳。遂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救
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火勢甚盛，遂率諸軍
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
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陞
馬鞍山，陳兵自統，遂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士解
五解，或者萬數，備因夜遁。
陳豎知用章之可擊，故縱兵擊之。

魏志七云：陳豎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稱
角，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孫策
遣軍攻豎於匡、柘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
以今賊多十倍於郡，吾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
豎其空城，水人君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豎屬
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首馬文淵之在斯位，能
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何比
寇之名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
興，順克之心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

銜声采若每人登乘城望形勢知甚可擊乃中
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南內引軍詣賊營步
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岸執軍
鼓繼去乘之賊遂大敗皆棄船逆走登乘勝追
奔斬虜以萬數

亞夫堅壁不出

慕容恪築室及耕卒克廣固
晉書載記十六初段蘭之子龕同冉閔之亂擁
衆東屯廣固自号郡王慕容儁遣慕容恪討之

恪進困廣固諸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
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疆
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
疆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
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思結賊黨
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
以致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
之常法若其佯攻不過數旬剋之以矣但恐傷
吾士衆自有事已未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免

忘寢亦何宜。軒殘人命，不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蔽固圉壘，遠死廣固。宋公之敗於泓，細一云：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宋有襄公。茲又者：欲霸諸侯，豈楚戰，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寡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君子不困人於厄，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成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

佛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也笑以為宋襄之仁。

李陵之降匈奴 見上

李勇之伐荊 見上

李晟擊吐蕃只請千人

百十云：大曆初，李抱玉表晟右將軍，吐蕃寇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辭曰：以兵則不足以謀，則乃請千人，錄大震靈，起臨洮，屠定秦堡。

執其師慕容谷鍾虜乃解開州去
符堅不得不敗於淮淝
蘇建不得不敗於句奴
張遼李典惟不以私憾忘公義

魏志十八云李典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
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東遼皆素不睦遼恐
其不從東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
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字乃率衆與遼破走
權

子儀光弼惟相勉以忠義
百十云永泰元年懷恩蓋說吐蕃回紇党項羗
渾奴刺等三十萬掠經外隨鳳翔入醴泉奉天
京師大震於是帝命李忠臣屯渭橋李光弼屯
雲陽天子自將屯宛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統
萬人比到虜騎困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
王陳回光朱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
出入陣中回紇怪向是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
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即世中國

每主故我從以來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固純恪曰彼欺我牙子儀使諭虜回純曰本為公亡不然何以至此子儀以數十騎出免曹見其大首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悉忘忠誼而至是耶回純捨去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其飲遺錦綵結誓好如初吐蕃亦夜別去

平暖知運不叶而賊叛

百九之朔方行軍大總管蘭也胡康符賓拔長

原夏陷六列詔郭知運與暖討平之元宗以官人賜知運等暖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誰有膏近圍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暖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能當成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暖附知運輒縱擊賊意暖賣已乃獲救

魏錡趙旃以私募而晉軍

左傳宣公十二年云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

還趙旃求郗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
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聘魏錡皆命而往郗獻子
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

趙光圉行必為戰備 見才一

李特繕甲勵兵以待曾元 見才一

魯之不備料而敗 見才一

燕之不虞制而於制 見才一

左傳隱公五年云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

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

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荊門之事

百三云

公孫述之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扼荊門

岑彭與吳漢發兵會荊門彭上書狀帝報彭曰

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田征

南公為重而已

河東之事

百十云遂以子儀為天下兵馬副元師進封汾

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

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日不暝
帝引至臥以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
流涕至此誅首惡數十人

宋文每命師行師文戰日時亦從中御

宋書本紀五云史臣曰宋帝祖幼年特秀顧全保
傳之嚴而天授和敏之姿自稟人君之德及正
位南面歷年長久網維備舉故能內清外晏四
海謐如也授將遣師幸久聞之命才謝光武而
遙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成旨垂覆

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

光武救吳漢千條萬緒

見上

韓信與高祖

見力一

司馬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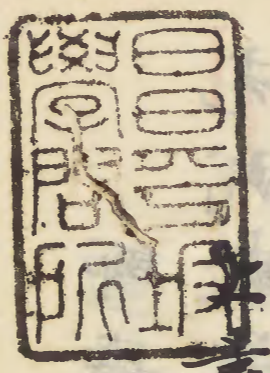
百五云懿與亮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
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
旗鳴鼓若拒懿者懿以窮寇不之通於是楊儀
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棄獲其圖
書糧穀甚衆懿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卒毗

以為尚末可知。追到赤岸，乃知亮死。時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南而笑曰：吾能料生，不料死，故也。

符堅伐晉，朝野皆知其不可。見才一伊川道安之諫

晉書載記十四云：先是群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為蒼生致一言也。故安曰：此而諫，符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

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



安西內府

